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《李自成》第一百四十三章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10

[作者] 姚雪垠

[单位]

[摘要] 黄澍一家人于十七日夜间移居北城墙上，露宿在北门附近。高名衡和各大现任官吏和乡宦之家也都逃到北城墙上。北城墙上挤满了逃避水灾的人，军民混杂，呼喊啼哭之声不断。只有高名衡等几个封疆大吏，有兵丁和奴仆护卫，所占地方不与百姓混杂，秩序稍好。陈永福和他的家属逃到西北城角，他的将士们带着家眷同他在一起，占了一段比较干燥的地方，因为有很多兵丁保护，秩序也比别处稍好。

[关键词] 《李自成》;明朝;小说;姚雪垠

黄澍一家人于十七日夜间移居北城墙上，露宿在北门附近。高名衡和各大现任官吏和乡宦之家也都逃到北城墙上。北城墙上挤满了逃避水灾的人，军民混杂，呼喊啼哭之声不断。只有高名衡等几个封疆大吏，有兵丁和奴仆护卫，所占地方不与百姓混杂，秩序稍好。陈永福和他的家属逃到西北城角，他的将士们带着家眷同他在一起，占了一段比较干燥的地方，因为有很多兵丁保护，秩序也比别处稍好。周王没有出来。当天夜间，高名衡和黄澍都曾派人去请周王火速逃上城墙。但王府的金银宝物太多，一时运走不及，等太监和宫女刚刚将重要东西包扎停当，大水已经把紫禁城包围起来，所以周王和他的家属好几百人，包括那些郡王和奉国将军之家，都一起上了紫禁城头。紫禁城有五丈高，同大城一样，所以逃在城头上也还安全。天明以后，也就是十八日早晨，高名衡请几个重要的文武官员前来议事。黄澍等人都来了，只有陈永福没有到，派了自己手下的一个赞画和一员副将前来。他事前知道黄澍等有“壬癸之计”，派兵丁以军用名义控制了城内州桥附近河里仅有的两只小船，如今正忙于抢救他的将士。高名衡在城头占的地方，临时由亲兵奴仆们搭了两个布篷，一个布篷住着女眷，一个布篷是他自住的地方。几个亲信幕僚也同他住在一起。帐篷里既没有床，也没有桌子，只是地上摊了羊毛毡和麦秸稿荐①。前来议事的大官们就拥挤在这布篷中席地而坐。大家都十分委顿，脸上、衣服上到处是黄泥，平日那种官场风度一丝儿也见不到了。①麦秸稿荐——用麦秸做的床垫子。高名衡心中很抱怨黄澍和严云京的“壬癸之计”，但是说不出口来。因为他自己也曾默许过这一条毒计，如今开封已经淹毁了，如果他说出来，黄澍反咬一口，会将罪责全推到他的身上。他低着头沉默片刻，叹息说道：“如今要赶快差人到北岸求救。这是最关紧要的第一桩事。我身为朝廷封疆大臣，守土有责，原应城存与存，城亡与亡，死在这里并不足惜，但周王殿下及数百口宫眷必须救出去，官绅军民必须救出去。至于这次开封被淹，我将以一身承担，决不使他人受过。”说话的时候，他看来十分诚恳，眼泪簌簌下流。黄澍说道：“昨天早晨，卑职已差家人李勇、柳体直二人泅水过河求救，请大人放心。”高名衡问道：“如此大水，茫茫无边，如何能够到达北岸？”黄澍回答：“请大人放心。他们都是卑职的家乡人，深习水性，各人又都抱了一根木头。现在水面虽阔，但水在城外散开以后，猛力大减，又没有北风，估计他们可以渡过河去。纵然中途淹死一个，另一个也可到达北岸。”高名衡望一望别的官员，只见大家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，都没有一个人说话。他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们只好等候着吧。我想侯督师大人和严巡按大人不会不想法来救我们。”有位官员说道：“抚台大人所言极是。北岸各文武大员奉旨来救开封，如今开封被淹，他们决不会袖手旁观，说不定昨天就在准备如何前来相救的事。尤其是侯督师，他自己是河南人，岂能不救？”大家听了，纷纷点头。会议到此，就在无可奈何中结束了。在黄河北岸，众文武大员直到十七日中午才知道大水淹没了开封全城。自从秘密掘了河堤之后，严云京和卜从善就非常关心开封安危和城外闯、曹人马被淹情况，不断地派出小船去打探消息。十六日那天，黄水还没有进城，他们庆幸自己立了大功。但因城外水还在涨，所以也不敢过分高兴。十七日这天，他们得到了开封被淹的禀报，十分害怕。严云京和卜从善商量了一下，就放出谣言，说是李自成派人掘了河堤。卜从善又把那天晚上指挥掘堤的几个军官叫来，要他们严令部下，不许乱说一字；谁敢乱说，定斩不饶。同时他们感到百思不解的是：黄水并不是直冲开封北门，而是经过北门外边，向东流去，北门是关闭着的，为着守城，封得很牢，何以黄水能冲进去？驻在封丘的众多文武官员，对于水淹开封全都十分震惊。特别伤心的是新到来的监军御史王燮。他跟严云京不一样。掘堤的秘计他一点也不知道。那天晚上他正在一百里外视察数千新到的援兵。他虽不是河南人，却同开封有着特殊的关系。半

年以前他还是祥符县的知县。李自成两次进攻开封，他都是守城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曾经拼死拼活地同闯、曹大军恶战，使开封幸免失陷。也正因为守开封立了大功，所以由知县升任御史，派来封丘监军。他没有想到，过去开封不曾在他的手中失陷，如今却被黄水淹没。他站在黄河岸上，向南瞭望，不禁嚎陶大哭。同僚们明白他的特殊感情，都从一旁劝他。他哭着说：“我辈奉圣旨救援开封，开封之围不但没有解，反而遭到水淹。设若周王殿下有虞，我们如何对得住朝廷？又如何对得住开封全城的官绅军民！”严云京在他旁边恨恨地说：“没料到闯贼如此狠毒，围攻不成，竟然决河灌城！”卜从善也顿着脚说：“我就担心闯瞎子会下此毒手，可惜我们的将士驻在黄河北岸，无从防守黄河南岸。”王燮对于黄河决口的原因，内心是很怀疑的，但现在顾不得细究原因，便问严云京如何去救开封。严云京说：“我已经吩咐下边人赶快准备船只。”王文焦急万分，说：“准备船只的事，必须马上动手。下边人遇事拖沓惯了，恐怕一时办不好。这事一刻也拖延不得，由我亲自料理吧。”严云京说：“王大人倘能亲自料理，再好不过，我同王大人一起坐船前去。”王燮说：“严大人可以留在北岸继续准备船只。我先带一批船只走吧，先救出周王殿下及官眷要紧。”严云京说：“是否先向督师大人禀明，看督师大人如何吩咐？”王燮说：“好，我此刻就同严大人一起去禀明督师大人。”于是他吩咐手下人先去备船，自己便同严云京一起骑马去督师行辕。在督师行辕中，侯恂已经知道开封被淹，也是十分震惊，他特别害怕的是决口的秘密会泄露出去，连累到他。几年的监狱生活，他已尝尽了苦味，只要想到崇祯脾气暴躁，对大臣毫不宽容，他就浑身发寒。他想，“壬癸之计”是他默许的，至少他未阻止，倘若严云京把罪责推到他的身上，他不惟会重新入狱，而且性命难保。他绕屋篱徨一阵，回想着几天前他同严云京的谈话，其实并没有对掘堤之事明确表示同意，只是说了一句“你们斟酌去办，老夫实乏善策”，此外并无一张纸片落在严云京手里。最后他想这事还是相互袒护为上策，只要皇上不认真追究，大家都可平安无事。正当这时，王燮和严云京一起来到行辕，向他禀告营救开封之事。他催促他们赶快派出船只到开封去接周王、宫眷和高名衡等重要官员，其余官绅军民也要尽量救出。王燮对于黄河决口之事心存怀疑，乘机说道：“我们奉旨救汴，未见寸功。今日汴梁全城被淹，真是无面目再见朝廷，下官惟有以一死以谢皇上。”侯恂听出来他的话中有话，默不做声。严云京叹口气说：“黄河决口虽系天灾，历代难免，但我们身居北岸，无力照管，也算一半是人谋不臧①。倘若周王一家性命不保，唉唉，不惟监军大人无面目再见朝廷，我是河南封疆大臣，也惟有以一死谢河南百姓。”①臧——善，好。侯恂说：“河南是学生桑梓之地，学生又奉命督师，如今开封被淹，主要罪责应由学生担当。眼下派船救开封周王殿下及官绅百姓要紧，以后之事另作商量。”王燮说：“我已经在准备十几条大船，并准备了两船粮食，请大人放心。我现在心中感到奇怪的是：开封久困之下，城门必然堵塞很严，黄水如何能够进城？何况闯贼必欲得到开封，而开封早已粮尽，破城只在旦夕，为什么他要掘黄河淹没开封？且听探子禀报，黄河决口之后，流贼移营不及，淹死甚众。有人说死了一万多，有人说死了二二三万。既是闯贼掘堤，何以粗心如此？”严云京心惊肉跳，强作镇静，捻着胡须说道：“据学生两次派人去探，确是闯贼派人掘开口子，先掘朱家寨，后掘马家寨，两口并决，水势凶猛，因此才将北门冲开。”侯恂想用话岔开，赶快接着说：“开封一带河身高过城墙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以本朝来说，洪武二十四年，河决原武县黑洋山下，向东南流经开封城东北五里处，成了一条大河，往下去同淮河汇在一起。那一次开封城发发可危，幸而洪水没有人城。到了洪武三十一年，黄河又决了口子，冲塌土城，从北门流入城中，各衙门和民房，有的淹没，有的冲塌，城内大水很久都不曾干。到了永乐九年，黄河又从西北三十里处决口，也就是现在的马家寨、朱家寨之间，朝廷没有办法，就在黄河北岸掘一道新河，把水导入黄河故道。以后正统年间，黄河又涨，又改了河道。所以现在不能说一定是闯贼掘开口子，也不能说不是他掘开口子。据学生看来，八成是天灾。天顺五年的时候，黄水也冲进开封，所以开封城门被冲毁的事在本朝就有过两次。天顺五年那一次，周王及各郡王全都逃离开封，避居邻县。城中官民也都移居城上，等待水退。”王燮说：“从天顺以后，护堤有了经验，黄水不再淹没开封，已经一百几十年了。”侯恂说：“虽然以后堤防有法，开封不再被淹，可是去年十二月闯贼围困开封，到今年正月下旬才离开。四月间又来围困开封，困了它半年之久。往年官府督率军民，每年修堤防汛，未雨绸缪。今年省城陷于围困，不能修堤护堤，九月初连着下了十多天大雨，黄河暴涨，终于将堤岸冲开口子，这也不是人力所能防止的。所以应该说，或是闯贼掘堤，出于人祸，或是河水自己决口，纯属天灾。二者必居其一，尚待查明。如今不是谈论开封如何被淹的时候，还请二位速速派船到开封救人要紧。”当时因为黄河已经改流，从封丘到柳园渡，河水很快地变得很浅，有些地方露出沙洲，所以原来停在封丘附近的大船都已移到西边三十里以上的地方，只有小船仍在封丘岸边停留。王燮来到岸边，一面命小船速往对岸柳园渡等候，一面带着仆从、兵丁骑马奔向西去，在封丘城西南三十多里处上了大船。船上已经装好一百多石粮食，二三百兵丁。趁着有西北风，所有船只一时起锚，向东南扬帆疾驶。到了靠近南岸的地方，才发现从朱家寨到马家寨之间的一段堤上，有许多百姓和闯营将士还没来得及退走，而船要去开封，必须从朱家寨的缺口通过。王燮手下人员看见堤上的义军在向船上注视，便请示是否就从朱家寨缺口进去。王燮严厉地说道：“如今流贼大军已经被淹，有何可怕？不从朱家寨缺口进去，大船如何去救

开封！走！不许停留！有退缩者斩！只要到达开封，每个船夫，每个将士都有重赏，决不食言。”说了之后，他自己立在船头，指挥船只向朱家寨的缺口冲去。他命将船上的火器、弓弩准备好，必要时一面作战，一面冲过。留在大堤上的义军将领是马世耀。十五日那天夜间，他接到闯王和谷英的将令，要他赶快撤走，避免被洪水隔断。但是当时有一部分河工也在堤上，他不能扔下他们独自率兵退走。还有一些朱家寨的老弱妇女，哭哭啼啼，奔向堤来。在纷乱中，他为着救护百姓，迟了一步，从马家寨灌人的洪水已经隔断了撤走的道路。所以他就带着三四百名义军同老百姓一起被困在堤上。三天来他们同大军不通消息，不晓得阎李寨老营是否被淹，倒是听说往东去有许多义军的营盘，因为移营不及被水淹了。他们从阎李寨出发时，并没有带粮食，也没有带干粮，原来想着天明以后会从老营送来吃的东西。被水围困以后，从附近逃上来的百姓多少带了一些粮食，要分给义军。但马世耀不肯多要，知道百姓粮食也不多。幸而他和亲兵们来的时候骑了几匹战马，这时只好杀马而食，等着闯王派人来救。他们不但饥饿，而且疲倦，因为白天黑夜都要巡逻，担心这一段堤岸被水冲毁。当他们看见扬帆而来的二十多条大船后，起初觉得十分诧异：难道这些船要冲进朱家寨的缺口么？马世耀立刻把他的三四百人马召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一群官兵分明是去开封的，也说不定要来夺我们这一段河堤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跟他们决一死战。有会水的弟兄请站出来，倘若敌船靠到堤边，就跳上船去；倘若能够夺得一条大船，我们就有办法了。”他自己会水，他准备由自己带领会水的弟兄去夺大船，同时他把会使火器的弟兄和善射弓箭的弟兄也都作了布置。这时，船队已经驶近，王文站在第一条大船上，大声叫道：“不管敌人如何，我们一定要冲过缺口。只要过了缺口，到达开封，每人赏五两银子，决不食言！”他说完以后，船队顺着缺口的激流，乘着刚增大了的北风，箭一般地向缺口驶去。马世耀在堤上一看船驶得这么快，知道夺取大船的想法落空，就下令立即施放火器和弓箭。于是堤上登时火器点燃、弓弩齐发，炮声与呐喊声响成一片。王变的船队并不恋战，一面向堤上施放火器，一面飞速地冲过缺口，向东而去。柳园渡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，原有一条南北小街，如今街的南段已经没人黄水之中，北边的一段连着黄河堤，仍然露出水面。老百姓也没有逃走。十五日夜，当白鸣鹤率领五百骑兵奔到这里时，卜从善已经将朱家寨的河堤掘开了。天明以后，朱家寨以东的守堤义军和民工共两三千人，都退到柳园渡。民工都是开封郊区的农民，看见洪水滔天，一个个村庄被淹，在柳园渡的街上和堤上大哭。后来陆续散去，各自逃生；有不少想浮水回村中救出自己的亲人，在半路或被水浪冲走或筋疲力尽而淹死。驻在柳园渡的义军首领是刘体纯，加上新来的白鸣鹤一股，共约两千多人，如今都听他指挥。刘二虎派多人探路，知道无路可走，但不能在柳园渡堤上等着饿死。到了十七日上午，他整队顺河堤往东南退去，仍然队伍整齐，旗帜不乱。柳园渡的百姓们对刘体纯和他的手下弟兄印象很好，望着他们的背影都放心不下。一个开饭铺的老头喃喃地说：“到处都是大水，他们顺河堤要逃往哪儿？唉，他们也够遭殃了！”当王变的船队来到柳园渡时，义军已经退去一天了。他正在向老百姓询问开封情况，恰巧黄澍的仆人李勇泅水来到这里，向王变禀报了开封水淹的情况，并说他出来时是两个人，那个伙计中途被浪冲走，不知生死。王变又问了周王和封疆大吏的情况，知道都未淹死，心中感到欣慰，他又问道：“北门如何冲开的？”李勇实际已经风闻了事情的内情，但是他不敢说出，却回答说：“小人只听说是大水冲开的，别的一概不知。”王变心中一团疑云，但来不及详细询问，便立刻命令二十几条大船乘风扬帆，向开封北门驶去。这时黄澍等大群官绅和兵丁百姓，正在盼望有人来救，忽见二十几只大船扬帆，疾驶而来，大家立刻拥到城垛边，向北凝望。有人叫道：“好啦好啦，北岸派船来啦！”“谢天谢地！”当大船离北城还有半里之遥时，黄澍已经认出那在第一条船上站立的官员就是王变。他感到大出意外，原以为严云京会来，现在竟是王变先来。在前两次固守开封之战中，他都与王变共事。在围城中听说王变受委派为侯恂的监军，他未免在心中略有醋意，认为王文升得太快。如今故人相见，不觉热泪横飞，他自然地不称王变为“老爷”①，而是扬手高叫：①老爷——知县只能称老爷，不能称大人。王变如今是督师的监军，故官场中应称他为大人。“王大人！王大人！”别人听见他叫，也认出了王变，于是城头上纷纷发出激动的呼喊声：“王老爷！王老爷！”“王大人！王大人！……”王变坐的大船首先落下白帆，放倒桅杆。后边的大船也都跟着落下船帆，放下桅杆。船队鱼贯进入月城门和北门，然后向右转去，靠近城墙里边。登城的疆噶子作了临时停靠的码头。王变就从这青砖疆噶子登上城头。黄澍等人早就等候在台阶口。黄澍和王变来不及行礼，两人就一把拉住手，哽咽得说不出话。后来还是王变先问了一句：“周王殿下何在？”“周王殿下在紫禁城城头上，宫眷安然无恙。两天来一府数百口露宿城头，等待河北来救。”“抚台大人如何？”“抚台大人和镇台大人同在北城，一切无恙，只是仆人兵丁也有逃不及淹死的。”王变没有再问，匆匆向高名衡所在地方走去。别的官员也都在那里。王变见了高名衡，赶快施礼。高名衡来不及还礼，就拉住了王变的手，一面流泪，一面说道：“你来得好，来得好。大家都在盼望北岸来救。来得好，来得好。”王变看见开封城中一片大水，各位官员士绅都露宿城头，狼狈不堪，一阵伤心，不觉痛哭。众官员也都失声痛哭起来。王变一面揩泪，一面说道：“我们身为臣子，死何足惜，眼下先救周王殿下要紧。”高名衡等都说：“说得极是，先救周王殿下要紧。”于是王变用船载了众官员，驶到紫禁城。其时周王等人正手扶城垛，等待来救。等众官员攀上城头以后，周王才在几个内臣的搀扶下，在城门楼前檐下的一把椅子上坐下，等候众官。众官来到城楼前边，分班向他跪下行礼，他不

竟站了起来，向前踉跄着走了几步，抓住高名衡的手痛哭失声。文武官员见周王痛哭，也都重新哭起来。城头上的众多宫眷、奴仆和侍卫的兵丁也都歔歔流泪，泣不成声。王燮抢前一步，对周王说道：“职臣奉命监军河北，本当纠集人马，过河杀贼，无奈几路人马不能到齐，刘泽清一触即溃，许定国不战自溃，还有山西副总兵周遇吉也是不战自溃，所以来到黄河北岸的只有卜从善、白祁政两个总兵，人马单薄，不能过河来救。臣日夜焦急，无计可施，致开封有今日之灾。纵然粉身碎骨，不足赎臣之罪。到底黄河如何两口并决，微臣至今尚不清楚。”周王想回护黄澍，叹口气说：“这是天数啊！不然何以开封不陷于贼手，而陷于黄水呢？天数，天数，在劫难逃啊！”黄澍立刻纠正周王说：“殿下，这都是流贼掘河啊。先掘朱家寨，后掘马家寨。两口并决，致使开封全城淹没。”高名衡看见王燮的神色，似乎并不同意黄澍的话，怕在周王和众官前发生争执，赶快插言说：“既是天灾，也是贼祸。如今这些话都不必再说了，速速护送王爷殿下和宫眷渡到河北，才是要紧。如今流贼知道开封被淹，说不定会驾船前来劫掠。千万不要在此耽搁。”王燮立即指挥二十几条大船，先将周王和各郡王、奉国将军等以及全体宫眷约六百余人送上大船，然后将一些职位高的文武大官也送上大船。大船不够，正好百余条小船此时也进了北门，泊在城墙里边，一些地位稍低的官员和一些有名的乡宦士绅就上了小船，自然一共也装不了多少人。正在这时，忽然传来谣言，说李自成要派人驾船来开封城中，掳掠妇女，杀戮百姓。于是乎大家都惊慌起来，哭哭叫叫，争喊着“救命”。有些官绅赶快向黄澍的随从递上金银珠宝，请求让他们上船逃命。也有些人虽然地位不高，或早已解了官职，因为行了贿，也在第一批上了小船。这时王燮派人在城上传呼：从今天起不断地要派船接运官绅百姓，渡往河北，请大家不要惊慌，也不要抢着上船。经这么传呼之后，虽然人们半信半疑，但纷乱的情况好了一些。特别是因为王燮这个人在开封官绅百姓中名声较好，一般人都认为他比黄澍正派得多。在大家抢着上船的当儿，李光壁带着两名仆人，匆匆忙忙从东北城角赶来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看见黄澍已在船上，他高声叫道：“黄老爷救我！黄老爷救我！我的家小都在城上！”黄澍乘的是最后一条大船，听见李光壁呼救，心中迟疑了一下。按说他同李光壁在患难时期一直共事，应该让李光壁带着家小挤上船来；可是忽然又一想：李光壁的家小还在东北城角，万一耽误了时光，真的李自成派兵前来截杀，岂不晚了？而且，他虽然跟李光壁共事以来，过从亲密，但今后他黄澍不会再到开封来做官，与李光壁不会再打交道了；果真李自成的军队来了，李光壁被杀，反而可使“壬癸之计”少一个人泄露出去。这些想法都是在转眼间翻腾到心头的。他随即大声答道：“请老兄稍等一等！如今船上实在挤不下多的人。我马上就派船来，今夜一定将老兄和宝眷接往河北。我在河北等候！”黄澍说完，这最后一条大船就驶离城边。不一会儿，大大小小的船只纷纷出了北门。李光壁大为失望。虽然他相信黄河北岸还会继续派船接运开封绅民，但听了黄澍的答话，总觉得像是望梅止渴，不由得在心里恨恨地骂道：“反正你用不着我李某了啊！”船队的影子渐渐远去。城头上、屋脊上、树梢上一片哭声和叹息。王燮因为来的时候在朱家寨决口几乎被义军截住，如今要送周王和官绅北去，便不敢再从朱家寨决口走了。他让大小船只都到柳园渡抛锚，从老百姓家里找了几把椅子出来，请周王、王妃和郡王们坐上，命人抬着上了河岸。那些地位低的姬妾和宫女们只好踏着黄水和泥沙，艰难地跟在后边走。经过这半天耽搁，在柳园渡和封丘之间，河水更加小了，几乎连小船都很难通过。周王和王妃上了小船后，有人撑篙，有人拉纤，小船才勉强向北而去。宫女们和地位低的姬妾只好在泥沙中艰难步行。官绅们也只好这样。黄河滩上，真像出现了一幅流民图，昔日的王孙公子、达官贵人，今天都成了难民。后来周王看了实在不忍，要王燮无论如何将官眷用船运到河北。在王燮的尽力安排下，才在黄昏时候使所有的宫眷都到了黄河北岸。侯恂率领严云京、卜从善、白祁政等众多文武大员在岸上恭迎周王。向周王行礼之后，周王和高名衡等封疆大吏，有的乘轿子，有的乘马，乱哄哄地进入封丘城去。走了一阵，乱兵便开始趁着黄昏，掳掠周王的宫女。有的宫女大声呼救，被周王听见，从轿子里向外望了一眼，无力相救，暗暗地叹了口气。侯恂和严云京都装作没有听见。王燮骑在马上，望了卜从善和白祁政一眼，希望他们出来阻止，但两位总兵官都装作没有看见，策马向前奔去。当周王、巡抚等快进封丘城门的时候，又听见背后远处有宫女哭喊的声音。这时黄昏的暗影更重了，层层暮色笼罩着黄河北岸和封丘城。黄河决口之后，闯、曹二营的人马，有的因为移营不及，有的因为抢救军粮和辎重，被黄水淹没，损失了一万多人，骡马也损失了数百匹，虽然困在朱家寨堤上的马世耀和几百弟兄已经救回，可是刘体纯和自鸣鹤约近三千人杳无消息。到了九月二十一日，大军才来到开封西南几十里以外，朱仙镇和中牟之间，立好营寨。而闯王和曹操的老营都驻在尉氏县境。李岩和田见秀的人马都有损失。在撤退的时候，李俊因为不忍看着一个村中的妇女儿童全被淹死，率领一批将士抢救出了几十个人。他自己虽会游泳，但因黄水来得太猛，他几乎被大水冲走，幸而有几个水性好的将士拼死相救，帮助他脱离了那股激流，又抓到一块木头，才慢慢地到了干处。二十一日下午，李岩的全部人马共三千余人才撤到朱仙镇北边二十里处扎营。除刘体纯尚无消息外，这是最后撤离危险区的人马，也是驻在离黄水最近处的一个营盘。这天夜里，李自成派人将他叫到老营议事，直到二十二日凌晨，他才回到自己营盘。顾不得休息，他就向李侔、李俊等将领传达了大元帅的命令：要他们这一营人担负抢救开封难民的工作。这是因为考虑到他们多是杞县和开封周围的人，对开封城比较熟悉，其中许多人都识得

水性。同时王还告诉他：已经传令全军，凡是水性好的将士都征集起来，归他指挥，务必在三天之内，将开封城中的难民都救出来，有地方去的难民立即给粮遣散，没有地方去的就在朱仙镇收容起来，设立粥厂。闯王还答应另外派一些医生到朱仙镇，抢救那些奄奄待毙的有病难民。城中没有淹死的难民除救往河北的以外，尚有两三万人留在城头、屋脊和上街一带。几天来不断有土匪和流氓驾着木筏或船只，进入城中，大肆抢劫，掳掠妇女。还有明朝的总兵官白祁政奉命救开封难民，他的将士也和土匪差不多。所以李岩要救难民，就必须对这些官军和土匪流氓加以剿除或驱赶出城。这就需要准备大量的船只。可是船从哪儿来呢？从朱仙镇到尉氏县境，虽然也有一些河流，但平日水流很小，船只很少，而且与黄水无水路可通。有一条流过朱仙镇南边的河是从郑州来的贾鲁河，虽有一些船只，也不能进入黄水。李岩要运载将士和粮食进入开封，必须首先解决木筏和船只的难题。可是这一带都是平原，树木在大军停留数月之后，大部分已被砍做柴烧，望去是光秃秃的。不得已只好拆除民房。但这一带由于战争频繁，房屋也破坏得很厉害。一般小的民宅，木料也小，不一定管用，而且得拆毁多少民房才能扎成一只木筏啊！李岩兄弟反复合计，觉得至少得有二三百只木筏才能管用。每只木筏上要有十几个兵丁，一面驾筏，一面随时用火器、弓箭同敌人作战。除木筏外，至少要二三百条木船，有的船专门运载难民，有的船运载将士，保护木筏和运载难民的船。然而这些船只到哪儿去弄来呢？从开封往东南到睢州有一条运河通称惠济河，这惠济河从前可以通到开封城内。开封城内的州桥就是惠济河上的一座桥。如今惠济河被黄水淹没了，从开封到陈留北郊一直到睢州一带，一片汪洋。原来惠济河里的船只已被闯营征集了很多，大部分停在陈留县境。义军从东南几个州县征集来的粮草，都是用船只沿着惠济河运到开封附近。如今水来得这么猛，这么大，这些船只都不知驶到哪儿去了。李岩同李佺商量一阵，决定派几支骑兵小队奔往陈留一带，寻找船只。到了二十五日下午，所需要的大小船只从陈留境内的各个地方来到朱仙镇以北，在洪水边一个指定的地方停泊。新扎的木筏也在那里集合。每一条船和每一只木筏上都载着于粮，还备有凉开水，因为开封城内的水尽是黄水，到处漂浮着死尸，已经腐烂，不能饮用。从各营征集来的识水将士连同李岩自己的将士共有五六千人，又经过挑选，只用了三四千人，分为两批，轮换着去营救难民。第一批一千多人在二十五日晚上都上了船和木筏。他们将从两个方向进入城内：一队由李佺率领，从南城进去；另一队由李岩和李俊率领，从繁塔寺、禹王台这一带过去，从宋门进入城内。每一队下面又分成很多哨，哨下边又分小队，每小队都配备有一条大船、二三条小船和一二只木筏，每条船的船头都插一面“闯”字小旗。船夫大部分都是原来的，答应事完之后，由大元帅多多发给赏赐。出发之前，李岩在水边召集大小首领，向他们说明这一次去救开封难民的办法和重大意义。他没有想到他的父母之邦、河南首府竟然毁于一旦，所以心情十分激动。他想，如果闯王在八月下旬攻城，大概不会有今日之事。但这话他只能藏在心里，不能露出一字。对大小首领们作了简短的训话以后，李岩挥动手中旗帜，登时响了三声号炮，数百条船只和大小木筏，直向开封方向进发。王从周和张德耀被分在李作率领的船队里。他们俩在半月前就认识了。张德耀从东城墙跳下后，城上的箭没有射中他，可是他自己摔伤了，又被一块砖头打伤脊背，另一块砖头打中后脑勺，当时就晕倒在城壕旁边，过了好久，慢慢醒来，才忍受着疼痛和饥饿，涉水过了城壕，往郊外爬去。幸好在天明时候遇见了田见秀的巡逻骑兵，将他救到了繁塔寺。在治伤期间，他听到了王从周的故事，知道从周找到的亲戚数口就是他的妹妹、嫂嫂和侄儿、侄女。于是他赶快托人带口信给从周，要同他见面。王从周立刻骑马前来看他。因为是在战 1545 争时期的不平常情况下见面，所以格外亲切。郎舅两个在一起盘桓了一天。从那以后，每隔一两天，从周就来看一次德耀。前天闯王传谕，凡是会驾船的、水性好的，都挑出来去开封城搭救难民。他们都报了名。来到李岩营中后，从周担任小头目，德耀就分在他的小队里。他们两人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能在城内找到成仁。据德耀盘算，他们的娘早已饿死，决不会看见洪水人城；成仁只有三十出头年纪，一定会在洪水来到之前爬上屋脊，或抓住一块木头，逃出性命。到底逃在什么地方，没法猜到。王从周的小队被分给李佺指挥，不从宋门入城，也不去鼓楼和南土街一带，而是穿过南城，分成若干队，去西城门和西北城角（西南城角和南城全被淹没），将困在城上的难民救出。张德耀对这条路线很为失望，因为它离成仁住家的地方太远了。进城以后，他们看见黄水中到处漂着大人和小孩的尸体，尸体都肿得很大，发出臭气，上面布满了苍蝇。他们的船只和木筏从尸体旁边经过时，苍蝇“嗡”的一声飞了起来，随即又贪恋地飞回尸体上。城内已经发生了战斗，许多地方传来炮声和厮杀声。王从周的小队也遇到两船土匪，一条大船，一条小船。小船被他们用鸟枪打中，敌人一阵慌乱，船就翻了。大船同他们对射了一阵箭，赶快逃走。他们一面救人，一面向西城墙驶去，寻找登城的地方。李岩率着另一支船队，经过繁塔寺附近，又经过禹王台北边。繁塔大半截露在水上，大殿的屋脊和寺门的上部也露在水上，有些百姓逃在塔上和殿脊上，尚未饿死，被他们救了下来。禹王台如今像一个孤岛一样，四面被黄水围困。九仙堂的屋脊也露出水面。那孤岛上和九仙堂屋脊上都有逃生的人，看见了船只和木筏大声呼救。李岩没有在这里停留，只派一条小船去向难民们送了干粮，告诉他们等船队返回时再来接他们。当小船驶去的时候，李岩在大船上举目望去，许多往事涌上心头，历历如在眼前。就在前年秋天，他同陈举人等一群社友曾在这里举行社会，饮酒赋诗，没料到从那以后再也不曾来过。就在这两年之内，人事沧桑，恍若隔世。他的家已经毁了，发妻杨氏死去将近两年，祖宗坟墓再也没有机会祭扫。想到这些，他禁不住满怀凄怆，不忍多看，催促

船队赶快往宋门撑去。由于南城没人水中，所以流出来门的水势已经平缓。进了宋门以后，船队就沿着宋门大街前往鼓楼，因为他们听说鼓楼上有数百人，一些流氓正在那里将人肉卖钱。船只经过菜根香酱菜园前时，李岩看见房子已经全部淹没在水中，虽然这一家商号和自己开封的其他家产，自从起义之后就全被官府充公，可是他对菜根香仍然特别留恋。现在这里的水特别深，一点屋脊都看不到了。忽然他在半静止的水面上看见一块漂浮着的匾额，上面竟是他亲手题的“后乐堂”三个字。他感慨地叹息一声，也无意命人将匾额捞出，就催促船队速行。船一阵风似的继续向前驶去。他曾想去汤府附近看看，但举目遥望，那一带也是茫茫大水，只剩下少数高楼屋脊，上面已经没有人了。他心头一酸，没有停留，继续向西。李岩的船队分成五路救人。他自己亲自率领的十条大船、十五条小船和两只木筏在东岳庙杀死了一群强盗，夺得了一只木筏，救了东岳庙大殿脊上的人，然后再继续往西。当船队停在鼓楼旁边时，他听见上边有凄惨的哀号和求饶声，赶快率领二十多名将士登上鼓楼救人。在台阶的尽头处，冷不防遇上抵抗，有五个男人手持刀剑向他砍来，几乎将他砍伤。幸而他的随从们武艺都十分精熟，在仓猝间拔出武器迎战；李岩来不及拔出宝剑，一飞脚踢中了当面大汉的右腕，使大汉的钢刀飞出几尺以外。他的随从们很快将五个坏人全都杀死，又冲上鼓楼，将无处逃走的三个坏人抓到。鼓楼上的难民有一百多人，多是老弱妇女，全被这八个坏人控制起来，搜走钱财，想杀就杀。鼓楼上没有粮食，用锅煮人肉充饥。全体难民虽然没人认识李岩，但是看出来他必是李闯王的一员重要将领，环跪在他的周围痛哭，求他救命。李岩命亲兵将那三个人立时斩首，投尸水中，并将难民们送上大船和木筏。这时他忽然注意到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好生面善，似乎在哪儿见过，却一时想不起来。有一个仆人模样的老年人紧紧拉着那个孩子，随大家一起往外走。李岩忍不住问道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”那仆人赶快站住，恭敬地悲声回答：“回将军老爷，实不敢隐瞒，他是中牟张府的小主人，如今一家人只剩下他一个了！”李岩的心中一动，又问：“可是张林宗先生府上的？”仆人惊问：“老爷，你是……？”李岩说：“你不必问我。我认识林宗先生，往年也曾登门求教。你家这位小主人的眼睛、鼻子颇像林宗先生，所以我一见就觉得好似见过。林宗先生现在何处？”仆人常听人言讲，杞县李公子投了闯王，此时恍然大悟，不敢问明，赶快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请老爷恕小人眼拙，竟不记得了。黄水进城之后……”“不要哭，慢慢讲。”李岩听了张民表淹死的经过以后，不觉顿足叹息，连说“可惜！可惜！”他吩咐一个亲兵，将他们主仆二人搀扶下去，安置在他自己乘坐的大船上。他又对张民表的仆人说道：“林宗先生是中州名士，故旧门生很多。倘若你们回中牟不能存身，可以到张先生的故旧门生处暂避一时。再过数年，天下大定，一切就会好了。”人们都上船以后，李岩仍同两个亲兵留在鼓楼前的平台上，凭着栏杆，望着满城大水，到处漂着死尸，不觉满怀悲怆，几乎痛哭。他走进鼓楼，从锅灶前拾起一根木柴余烬，在墙上迅速写诗二句：洪水滔滔兮汴京沦丧，百姓沉没兮我心悲伤！他投下木柴余烬，转身退出，挥泪走下鼓楼。这时王从周的小队船只和木筏已经在钟楼旁边停下，救了几十个难民，其中有的快饿死了，有的快病死了。他们把这一批难民放在筏上，先给了一些干粮，又给了每人一碗凉开水，嘱咐他们慢慢地吃下去。在这些难民中，张德耀认出一个老婆子，原是成仁家的近邻，去年才搬到钟楼附近来往。这婆子见了德耀，如同见了亲人一般。德耀赶忙问她是否知道成仁的下落。婆子说：“我们钟楼上有人看见他同别人坐在一只木筏上，往西城那边去了。”德耀和从周听了这话，顿时心中萌起一线希望，立刻率领这一小队船和木筏往西城撑去。张成仁此刻确实还在西城墙上。他没有害病，也没有饿死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起初他吃的是自己带的一点杂粮，后来有的人病死了，他和别的活着的人就将死者的存粮又分了，将死者的衣服也剥下来穿上。九月下旬的开封天气已经颇有寒意，尤其夜间更是霜风刺骨。由于穿了死人的衣服，他得以抗住寒冷。白祁政的兵船曾到这里来过，把那些有钱、有名的人都救走了，剩下的都是穷人。官兵也问过成仁：“你有银子没有？有银子就上船，送你到河北；没有银子就别想上船。”张成仁身上虽然带着张民表给他的银子，但他还想留着以后到兰阳去找他的妻子、儿女和妹妹，所以不肯交出来。他想，既然天天有船来，迟早总要救出去的。今天的阳光特别温暖。张成仁靠在城垛上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正睡得很踏实，忽然被炮声惊醒，随后听见几个地方都响起了炮声和呐喊厮杀之声。他大吃一惊，睁开眼睛，爬起来一看，只见官军的船只正在同另外的船只作战。他的眼力很好，远远地看见另外来的船只很多，每条船上都插着“闯”字小旗。近来他暗恨官军，倾心闯王，不料他所期待的事儿果然来了。同伴们纷纷议论起来，有的说闯王的船是来救百姓的，有的说是来抢劫的，也有的说是来捉拿官绅的。张成仁因为听香兰说过李闯王的人马多么仁义，所以默不插言，看着打仗，暗中希望闯王的船只赶快将官兵杀退，好将他们救走。正在这时，两条官军的大船靠到城边，吆喝他们赶快上船。他们不敢违抗，都上了船。船上已有不少难民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逼着搜身，搜出了一些首饰和散碎银子。官军也来搜成仁，搜出了他的银子。他跪下哀求，说他只有这一点救命银子，要靠这做盘缠，去找妻子儿女。可是官军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骂了一句，把银子拿走了。他还要再求，看见有的难民已被官军推下水去，便不敢吭声了。这时，官军又去解他背上的小包，他赶紧说明那里面没有银子，都是他喜欢读的闾墨和时文选本以及他在历次考场上做的文章。官军根本不听，就把包裹撕开来看。张成仁正感无奈，忽见插着“闯”字小旗的两条大船和几条小船，后边跟着两只木筏向这边

来，已经近了。他突然眼睛一亮，心中惊呼：“那不是德耀么？！”他又瞪着眼睛一看，看清楚那站在第一条大船头上的果然就是德耀，他的弟弟！他不管身旁官军，大声呼喊：“德耀救我！德耀快来！德耀快来！德耀快来啊！德耀——”最后一声还没有落音，突然被一脚踢下水去。他很快沉落水底，又冒出一次头来，就再也没有力气挣扎了。德耀站在船头，正在向另外一条兵船放箭，忽然听见有声音唤他，好熟悉的声音啊！他赶快转过头来，看见几个难民都被踢下水去，其中一个分明是他的哥哥。他恍然明白那呼唤他的就是哥哥的声音，赶紧对身旁的王从周说：“我的哥哥被官兵踢下水去了，快救！快救！”王从周吩咐弓弩齐射，火器手施放鸟铳，准备把官兵的船只赶走，再下水救人。官兵不敢恋战，也向这边施放了一阵箭和鸟铳，掉转船头逃走。在对射中，德耀中箭，伤在左胸，突地倒了下去。王从周一面俯下身去抱住德耀，一面下令：“船撑快一点，追那只王八蛋船，追！追！”船飞快地向敌船追去。敌船的官兵害怕了，把所有的难民都推下水去，船身减轻，终于逃走了。王从周吩咐将船停下来，抢救德耀；又命一条小船去打捞成仁。德耀躺在从周怀里，眼睛紧闭着。他中了两支箭，一支正中在左胸上边。从周拔出箭来，血向外汨汨地流着。从周连声呼唤：“张哥！张哥！”德耀没有做声。从周又连着呼喊几声，德耀才慢慢地睁开眼睛，但眼神已经失去了光彩。他不断地打量从周，好像已经认不清了，慢慢将双眼闭了起来。从周听见他声音模糊地、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嫂子！……我，我不能看见你们，你跟小宝们了！……嫂子，我哥死了！你同小宝们在哪儿？德秀……跟你在一起么？……”王从周哭叫：“张哥！德耀哥！我是从周！你不要死啊！我会请老神仙赶快救你，你不要死呀！”张德耀忽然重新睁开眼睛，眼光也稍微亮了。他定睛望着从周，望了片刻，随即干裂的嘴唇动了几下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从周，我活不成了。打过了这一仗，你千万到兰阳县，把嫂嫂他们接出来，带到闯王营中也好，带到汝宁府也好，你就同我妹妹赶快成亲吧。我的嫂嫂年纪还轻，你要当亲嫂嫂看待，把她养老送终。我这话你可记清了？”从周哭着说：“德耀哥，我一定记清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记清。”德耀又艰难地说道：“一家人都死绝了，两门头只守着一根孤苗，就是我的那个侄儿，你要把他抚养成人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的眼又合了起来。从周再呼唤也呼唤不醒了。从周站起来，掩面痛哭。这时那条小船已经回来，告诉他成仁的尸首没有打捞起来。他抹了一把眼泪，命令他的小船队往西门追去，剿杀官兵。他站在船头，环顾周围，但见滔滔洪水，到处漂着尸首。有的人是刚刚从船上中了弓箭或炮火倒在水中的，鲜血染红了黄水。李岩在周王府午朝门与巡抚衙门之间遇到两起抢劫的官兵，打翻了三条白祁政的兵船，其余逃掉了。他听见近西门处有呐喊声和火器声，随即率领几条快船赶来。等他到了王从周小队的作战地方，看见敌兵已被赶走，水面上平静无事。他登上西城楼，纵目四望，看不见洪水边际。他想着这几天闯王忙于安顿人马，面色憔悴，心思沉重，还不曾有工夫计议别的问题。他站在城头，望了一阵，心中问道：“开封全城沉没，下一步大军将往何处立脚？”他暗暗地发出来一声叹息，没人听见。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

